



鄞县文艺

第三期

鄞县文化馆编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

目 录

小 说 散 文

- “双夏”插曲（小说）……………时 燊（1）
血（小说）……………徐剑飞（84）
“全速前进！”（散文）……………黄港洲（17）
牧场两题（散文）……………刘阿仲（69）
宝贵的寄语（散文）……………邬烈辉（27）
四明随笔（散文）……………章时光（64）
灯下杂感（杂感）……………徐秉令（25）
蚊香赞（杂感）……………叶英伟（67）
红烛（杂感）……………陈和伦（18）
游保国寺（游记）……………汪靖斌（72）
关灯（小品文）……………周忠舫（79）

戏 剧 曲 艺

- 联欢会（相声）……………俞召进（43）
好外婆（上海说唱）……………历明康（28）
春菊劝夫（方言快板）……………杨信康（38）
换工记（甬剧传统小戏）……………张祥华（94）

诗 · 歌

- 春天，总是温暖的绿荫……………周长城（19）
变（外一首）……………崔国成（52）

山路的遐想（外一首）·····	李君民（58）
秋夜的情歌·····	筱 草（60）
有感·····	陈小康（24）
讽刺诗二首·····	张定华（62）
鹅（寓言诗）·····	胡光耀（42）
党定音符我们唱·····	胡审严（51）
治国有法·····	丁伟民（71）
有粮有钱喜气浓·····	文 焕（63）
咏盐场·····	蔡一鸣（61）

民间文学

解缙学士（民间故事）·····	姚行筠（77）
民间笑话二则·····	吴少华（81）
水蛇与田螺（寓言）·····	严惠德（83）

歌 曲

歌唱新法律·····	红平词 磊石曲（112）
手捧《刑法》放声唱·····	吴少华词 毕顺裕曲（113）
民主选举好（越剧表演唱）·····	林洪词 磊石编曲（114）

美 术 书 法

敬录华国锋同志《政府工作报告》（书法）·····	朱善伦（封二）
百花吐艳（书法）·····	王承年（封三）
龇（剪纸）·····	叶英伟（封三）

“双夏”插曲

(小说)

县展览馆 时燊

江南农村一年一度的“抢火”季节——“双夏”关，是农民掉肉的季节，人们流大汗、睡半觉，吃的却是一年当中最简便的粗茶淡饭。可是最叫人苦的还得算那些光棍单身汉，他们除了干完一天繁重活外，还要挤出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，张罗三餐饭菜。赵家大队这样的单身汉就有十几个。今年“双夏”，大队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困难，办起了“双夏”临时食堂，这样，还可以向其他社员家庭供应一部分菜。

食堂的“火头军”是本村老年社员赵福昌。物色福昌老汉弄食堂，原因有二：其一，他年纪六十又八，按理只需干些轻活，但他好逞强，每年“双夏”，总是欢喜和青壮年一起，不是割稻，就是插秧。人们担心这样会把他这付老骨头拖垮，大队安排他弄食堂，显然是为了照顾他；其二，三十年代，福昌老汉曾在上海一家菜馆帮过厨，有一手高超的烹调本领。大跃进时，又弄过食堂。

名为食堂，实际上，从担水劈柴到烧菜煮饭，全由福昌老汉一人承揽。这够他忙的，只要能使他的“顾客”们吃得满意，忙，对他来说，也是件乐事。然而他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这里到镇上买菜，来回得跑六十来里路，这几天，食堂里连半点荤腥也不见。俗话说，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，福

昌老汉本领再高，也总不能将人们吃腻了的咸菜、冬瓜、带豆之类变为鲜美的鱼肉佳肴。眼看着大家牛筋马力辛劳了一天，勉强咽饭填着肚子，他心里又疼又负疚。

上午，正当他为中午的菜变不出花色而犯愁时，忽然见一个陌生中年人挑着一对水桶走进食堂。他朝水桶里一看，着实惊奇了。嘿！有小孩大的青鱼、锄把粗的河鳗、瓷盆大的甲鱼、成串的大螃蟹、鲜蹦活跳的河虾，还有母鸡、猪蹄子……他莫名其妙地问：“这是……？”中年人笑着说：“来贵客啦！”

“哦！啥地方来的贵客？”

“我这跑腿的，只有送送来的份，哪晓得详细！”中年人说，拔脚就走。

随即又进来一人，是公社书记武子星。他本来就喜冲冲的脸上今天显得格外兴奋，两手各抱着一瓶贵州茅台，一进食堂，就笑哈哈说：“老福昌，今天是你这大菜师付大显身手的机会啊！有多少本事，都拿出来吧！”

福昌老汉没搭理，心里疑惑：我以为啥贵客，还是他武子星！他凭啥要在这大忙时节来这里大吃大喝？武子星似乎看出福昌老汉的心思，神秘地说：“告诉你吧！今天有一位省委领导来这里视察。这是你们赵家大队的光荣。你嘛，为首长烧菜，也十分光荣啊，哈哈”。接着他详细交待了菜的花色和具体要求，还指定酒席得放在大队部办公室。最后他亲昵地拍拍老汉的肩胛说：“中午，全看你的啦！”说完，笑哈哈地走了。

听说省委领导下来视察工作，也兴这般吃喝，福昌老汉心里非常不满，想到武子星趁机又可以大吃大喝，更是一肚

子气。他抓过凳子一坐，独自对武子星生起气来。

大跃进时期，武子星是三大队总支书记。（那时，赵家村属三大队管辖）那年冬天，几个公社联合掏“上游河”，各大队分段包工，上面规定十五天完成，这已经够紧张了。可是武子星为了放“土星”，却别出心裁地硬性规定他的三大队要在十二天内完成。而他自己却不脱鞋，不沾泥，偶尔督督工。那时，福昌老汉在食堂，见武子星天天大吃大喝，餐餐要酒要肉，大队畜牧场的鸡鸭，成了他的嘴上食，气得几次想找机会发作。一天，他的徒弟大年准备把一只清炖全鸡送去，不小心拌了一跤，把鸡汁倒个精光，只得掺上开水再蒸了蒸送去。谁知吃喝成精的武子星一尝就知道不是原汁，拍桌大骂，硬说是大年把鸡汁偷吃了。老福昌再也忍不住，赶过去，胳膊一扬，将桌上酒菜掀翻在地。武子星知道老福昌是个硬汉子，不好对付，第二天，就将他调离到了掏河工地。以后，趁整风机会，还弄了顶“对抗打击干部，抵触大跃进运动”的帽子给他戴上。多年来，武子星到处白吃白喝，上拍下压。人们敢怒不敢言。文化大革命开始时，福昌老汉想，武子星这种人，平时老虎屁股摸不得，这下，得好好触触他，就写了张大字报，贴到公社院子里，把武子星的臭作风端了出来。结果，引来了一大批批判武子星的大字报。开始，武子星见到福昌老汉这“引火柴”就扳脸孔瞪眼珠。以后靠了边，对福昌老汉就十分客气。对群众大量的合情合理的批评意见，他似乎还能认点账，也在会上作过检查。可是自从他重新掌权以本，他的那套臭作风又慢慢地还了潮——。

“现在田头象抢火，劳动力多一个是一个。这倒好，叫

我这个十级劳动力来这里烧菜。要不是看在省委领导面上，为他武子星，就是用三条黄牛，也甭想把我拉来。”来人是福昌老汉大跃进时在食堂带的徒弟，名叫大年，他是被武子星从田头叫来食堂帮厨的。他四十左右年纪，与师付一样的直心肠，一进食堂，就发起牢骚来。

“就是上面来的大干部，也得看看他象不象共产党干部。要也是武子星那种货，拍上压下，专吃白食，也不买他的账。”福昌老汉说着，把菜勺“砰”地朝锅里一摔，大有甩手不干之势，这是他发泄心中不满的特有表现方式。

大年忙说：“武子星他现在更不好得罪啦！他是脚娘肚上绑大镢，走到哪里敲到哪里，说自己受过林彪‘四人帮’路线迫害。您忘了，上次，他在我们这里大会上，作一个报告，就吹了几十次。还说我们赵家大队有打击和迫害他的反骨。听口气，指的是您。您心里就没数？”

“哼”，老汉轻蔑地说，“烂鼻子充正经人。别以为我们赵家人对他武子星没一本账。”他越说火气越大，满头憋出大汗。大年后悔自己刚才这话是在师付的火头上加油，就向他递上一条毛巾，劝说道：“武子星这种人，我们对他有啥办法！心里有数就好了。看不惯，就避开点，犯不着生这种人的闲气。”

福昌老汉火气未消，指着那对水桶，气呼呼地说：“可是他武子星偏偏要在你面前现眼，叫你看得眼睛出血。”

赵家村面前有一条公路，东连县城，西通省会。此刻，武子星坐在公路边的村口凉亭里，不时地伸长脖子，向公路东端张望。公路两侧肃立着二十个全付武表的青年民兵，十个一边，每人相距十来公尺，煞是威严。他们一行，是在迎

候那位省委领导 就是现在担任省委常委的原 县委鲍书记的“驾到”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昨天傍晚，武子星向县委办公室秘书小李电话汇报收种进度时，意外获悉鲍书记这几天在县委检查工作，今天上午回省城路上，将顺便要到他在患难时期住过二年多时间的赵家大队看看，还要在村里吃中饭。这一消息，使武子星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。他想，鲍书记是一个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路线作过坚决斗争的老干部，如今分管着省委组织工作，是最有实权的省委领导人之一。根据他的经验，要使自己步步高升，更为重要的一条，就得和上级领导搞好关系。不是吗！他武子星能够在大跃进时当上大队总支书记，以后又升任公社书记，现在又复了职，还不是因为他和他的那个老上级兼提拔人搞好了关系。他也有点“自知之明”，知道自己能力平庸，群众影响又不好。但这些对他的书记宝座碍什么屁事。要知道，十几年来，有些干部的任意罢升，还是取决于上级长官的意志。象鲍书记这样的大人物，武子星正巴结不上苦呢！今天，天赐良机，他当然不忍放弃，决定为鲍书记接风摆宴。他从某些领导身上看到，也从他自身中设身处地地体会到，做领导的，总爱奉承。这个鲍书记，也不能例外。虽然他对这个当时的县委书记不甚了解（鲍书记从外地调来当县委书记只九个月，就被“打倒”下放到赵家大队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那时，武子星很注意和这个县委“头号走资派”划清界线），但他有一点记得很清楚，他曾听人说过，鲍书记这个“东北佬”有“喝几盅”的爱好。今天摆宴，不正是助了鲍书记的酒兴！他本人也可以借此机会、饱餐一顿美酒佳肴，岂不实惠。当然，更重要的

是，要是这次招待有方，他不仅可以替自己脸上带来异常的光彩，在同事中炫耀自己和鲍大书记那个亲密关系，那么，人们就更奈何他不得了。而且，他还有可能因此而找到这个大靠山，为以后的升官晋爵迈出可喜的一步。再说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过一段“假揭真保鲍书记”，和鲍书记同台挨过斗的“光荣经历”。今天，在酒席上和鲍书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，岂不是既遂了鲍书记的心愿，又可以让鲍书记对他来个“温故而知亲”。

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，武子星的那段“光荣经历”，其实是“天晓得”。文化大革命初期，武子星受到来自朴实的农民群众的大量合情合理的批评。以后却被笼统地列为“走资派”打倒，靠了边。可他也称得上是个“识事务的俊杰”，看到某些人因为反戈一击有功，很快地被从审查地位中解放出来，他深受启发，也效仿着煞费苦心地“杀”了出来，写了一份“深揭狠批我县几个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罪行”的材料，毕恭毕敬地呈给了造反组织的一个头头。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的出师不利，事与愿违。几天后，正当他满怀希望地期待佳音之际，他却被意外地揪到斗争鲍书记大会的台上，和鲍书记同台挨斗。他从批判者的发言中，才知道他的揭发材料中所揭发的其中一个“走资派”，就在这天被宣布为革命领导干部。而他所揭发的县委鲍书记的材料，由于他实在不了解鲍书记罪行的实际内容，只不过是凑合一些有人已经多次讲过的、而人们早已听腻了的老一套。更多的则是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洞帽子。使他落了个“攻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”，“假揭真保全县头号走资派”的罪名。为此，他曾几次和鲍书记同台挨斗，也确实领受到某些

人所受之于他的一点皮肉之苦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始终注意和鲍书记这个“顽资派”划清界线，争取以后实际行动，得到早日解放。可是到了七五年，这个“脚趾头也生魂灵”的武子星，敏感到了鲍书记将要起用复职。于是他灵机一动、将那个“假揭真保鲍书记”的罪名利用过来，作为本钱、准备向鲍书记讨好邀功。可是事情却偏偏是那样地不顺他的心，正在这时，鲍书记却调到了外地区。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武子星凭着那个“本钱”，理所当然地积极控诉批判了一通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路线，自我争取了一块“受林彪、‘四人帮’迫害的革命领导干部”的王牌，以后，在那个老上级作用下，复了职。他渐渐地洋洋自得起来，很有点忘乎所以了，又拿出了以前那套令人憎恶的臭作风……

昨夜，武子星用电话通知了各有关方面：公社渔业队要拿最好最大的河鲜；公社牧场要准备大母鸡、鸡蛋；五金厂要拿出外勤人员挖业务打交道用的茅台酒，以及笋干、花生米、海哲、虾仁等山珍海味。至于酒席的费用，还是老规矩，只要他武子星大笔一批，就可由公社工办全部报销。

刚才，武子星来到村口，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，迎候着鲍书记。可是他感到光是他一人迎接迎接，未免过分冷清。忽然，他眼睛一亮，去就近田头挑来了二十个大队武装连民兵，十男十女，全是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。武子星十分欣赏自己这一高招，感到这样既严肃又隆重，不仅可以充分表明他对鲍书记的殷勤，对领导的安全十分负责，也可以借此向群众显示一下自己的威严。

武子星越想越得意，他抬手看看表，都快十点钟了。“怎么还没来！”他自言自语着，似乎有点沉不住气了。

福昌老汉和大年将饭菜酒席准备就绪，已经十点半钟，还不见武子星他们来。大年抽空送茶水去就近田头。福昌老汉在食堂门口通风处坐下稍歇，他的七岁小孙女甩着两条小辫子，连蹦带跳地跑来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阿爷，快去看，我大哥背着枪，在凉亭边站岗，喔哟，可神气啦！”福昌老汉慈爱地瞪了她一眼：“你说啥梦话！”“您不信，自己去看嘛！”小孙女撅起了嘴“人还好多呢！我数过了，刚好二十个。”“哦”！见小孙女说得这么认真，福昌老汉倒要去探个究竟。

拐过屋巷，到了村口，他顿时傻了眼。公路两边，果真站着民兵，毕挺毕挺，象是寺宇里的菩萨。走近一看，个个结结实实地扎上皮带、子弹带，肩背枪支。见孙子小国也直挺挺站着，他火冒三丈，吼道：“你不去割稻种田，到这里，插蜡烛，作啥！”

孙子委屈地说：“武书记叫来的，我有啥办法！”

福昌老汉走到凉亭，没好气地朝武子星发问：“你为啥要摆这个阵势？”

“嘿！这还用说，为了省委首长的安全嘛！”武子星得意地晃着脑袋说，“告诉你吧！今天来的就是以前的县委鲍书记。现在，哈哈，是省委常委啦！”

“哦！还是鲍书记，老鲍！”福昌老汉脸上立时透出喜色。但一见武子星那得意非凡的神气，看看眼前全付武装的民兵，又想到大队部里那桌丰盛的酒席，他的脸色又变得阴沉起来。他感到武子星迎接的那个省委领导，不再是十年前的那个鲍书记了。他不知道省委常委的官要比县委书记大多少，但他这时仿佛看到了解放前在上海见过的达官贵人，联

想到旧社会的县长下巡。

“老福昌，酒菜准备好啦？……唔，为什么不说话？”武子星疑惑地盯着福昌老议。

福昌老汉狠狠地瞪了武子星一眼，闷声不响地回头走去，边走边想起十年前，鲍书记作为“走资派”在这里劳改，吃住就在他家里。鲍书记的“走资派”罪行，是些什么内容，他自然不清楚。但在较长时间的共同劳动和生活中，他感到鲍书记为人诚恳，和蔼可亲。他怎么也弄不懂这样的人怎么会是“贫下中农的死对头”。单说那一次吧！由于鲍书记长时朝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，无休止的受批挨斗，一天，终于病倒了。他悄悄地上县城买来了鸡蛋糕、苹果，给鲍书记增加营养。可鲍书记却舍不得吃，暗暗地转送给隔壁正患肝炎的云法家儿子，还向他解释说：“云法家人口多，经济困难，小孩患肝炎更需要营养”后来，他还知道，鲍书记还把自己每月二十元的生活费，拿出五元送给云法家。福昌老汉怎么也不相信天底下会有鲍书记这样的“走资派”，这样的“阶级敌人”。一天晚上，他从县城运肥回村，听说公社“群专”在村里开了斗争鲍书记和武子星的大会。会后，将他俩绑上绳子，用黑布蒙上眼睛，关进一间柴间，待那班打手吃饱夜点心后进行拷打。这真把他急坏了，他担心瘦弱的鲍书记怎么经得起这般拷打。就是那个武子星，虽然有严重错误，也总不应该把他往死里整啊！他顾不得自己会被发现，也会受到“无产阶级专政”的铁拳头，急急赶到那里，迅速撬开门锁，二话不说，一把背起脸色苍白的鲍书记就走。边走边关切地说：“老鲍，这里太危险，这班人啥坏事都做得出。你还是想办法找个地方避避难吧！时势总不会老

这样下去”。鲍书记感激地紧握住他的手，点点头，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好，请你也想办法叫武子星暂时躲一下”。说完，就跌跌撞撞地连夜赶去军分区老战友处避难。待他返去救武子星，柴间里已没有了人。第二天才知道，武子星早已趁机溜了。他是个不喜自诩的人，这件事，对谁都没说过。就是武子星，至今也不知道当时他所起的作用。

“那时的鲍书记，多好啊！可是现在……，”福昌老汉想，现在，鲍书记升了官，变得多厉害！竟然伙同武子星这种人来这里大吃大喝。也不管人家忙得象抡火，动用这么多劳力，搞这样的排场，摆这等威风。还说什么是为了安全！难道他升了官，就这么高贵，还怕赵家人打他杀他不成。哎，这真叫是‘此一时，彼一时’啊！他心里一揪一揪地疼得难受，伤心地闭了闭眼睛。

回到食堂，只见七、八个小孩敲着碗，围着桌子上色香诱人的菜走不开。一见他来，便围着吵着要买。这菜是他从那桌丰裕的酒席上克扣下来，特意留给那些单身汉改善午餐。见孩子们吵着要买，他凝视着孩子的缺乏营养的黄瘦脸蛋，心里不禁一酸。他眼前又浮现出武子星餐餐酒肉，大吃大嚼的情景。他想，农民的孩子是难得吃上这些的。可武子星这种人，却经常不断，吃了咀巴一揩，分文不付。他当官的能吃，难道我农民的子孙就天定的不能吃！吃了，倒还能收回成本，不使公家倒槽。他心一横，把孩子们领到大队部，将酒席上的菜，卖了一部分给孩子们。一会儿，又来了一群孩子，他将那席菜一一倒给他们，一盆不剩。看到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走去，他的脸上现出了坦然的微笑。然后，坐在凳子上，望着窗外天空发呆。

“哈哈，大菜师付真不愧是高手，老远就闻到香气啦！”武子星还未进屋，就嚷了起来。刚才，他见福昌老汉沉闷着不答话，有点不放心，趁鲍书记未来之前，先来检查一下。可是当他猛然发现桌子上都是一只只空空如也的菜盆时，顿时怔住了：“这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对不起，你今天没份了。”老汉冷冷地说。

武子星的脸一下拉了下来：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！菜都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卖给社员啦！”老汉瓮声瓮气的声音。

“你、你、你给我立即收回来”。武子星气得声音发颤。

“嘿！收回来？我还卖掉干啥！我是故意不让你这吃客哽喉咙的。”

武子星再也纳不住火气，“呸”地猛捶一下桌子，把一瓶茅台酒蹦得老高，滚到地上，敲成碎片。空盆子、酒杯，哗啦啦响，碎了好几只。他歇嘶底里叫着：“你为什么捣蛋！啊？说呀！”

“怎么，你武子星爹娘生了你一张吃客的咀，只许人家恭养你，就不许我们社员吃一吃？哼，今天就是不让你吃，看你怎办！”见武子星拍桌打凳，福昌老汉霍地站起，当面锣对面鼓地敲了起来。武子星平时去群众中耍惯了威风，也有许多年没领教福昌老汉的厉害了。这突然尝到的辣椒，辣得他一下说不出话来。他的眼前立即出现了当年老福昌掀酒菜，贴他大字报的情景。此刻，他恨福昌老汉直恨得牙根发痒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赵福昌，老实告诉你，你这样老是跟我作对，没你好处。我没跟你算帐，已经便宜了你，你还把

尾巴翘到天上去。你这对党一贯怀着对抗情绪的反骨，你……”

“住嘴”！福昌老汉猛喝一声，怒不可遏地指着武子星鼻子说：“你说这话不怕脸红！象你武子星这种党员，还能代表党？呸！共产党要都象你这种货色，就不是共产党，是国民党。”

武子星恼羞成怒，暴跳如雷，赶上一步，指着自己的鼻子，吼道：“我武子星是怎么啦！你说，你给我说清楚。我武子星受过‘四人帮’迫害，也受过你赵福昌这种反骨的打击。今天，你还想‘四人帮’翻天不成！”

福昌老汉气怒之极，浑身发抖，这时，大年从田头回来，忙把他扶住。

武子星不甘罢休，声色俱厉地嚷道：“你赵福武今天的行为不光是对着我的。你是明目张胆地对着省委领导的”。

“你不要拉大官吓人，我赵福武不是低糊人。管他省委鲍书记还是啥书记，要是也跟你武子星一样货色，国民党一套，一样对他不客气。”

“好、好，这是你赵福昌亲口说的。”武子星亮着嗓子，慷慨激昂地说：“大年，你都听见了吧！你要做证。这是他一贯反党的本质大暴露。”说着，又猛拍一下桌子，指着福昌老汉的鼻子，威胁道：“你敢恶毒攻击共产党的省委领导，狗胆包天”。福昌老汉将手臂奋力一扬，拨掉武子星的手。武子星一个踉跄，差点跌倒。他暴跳着穷叫：“好，你这反动家伙，还敢动手打干部。看老子今天怎样治你”。大年，来，给我把这反骨抓起来。“说着，自己先上去扭老年的手臂。大年却上前护卫着师付，怒目逼视着武子星。

这时，屋里屋外已围了一大群人。社员们从田头回来了，大家七咀八舌地议论着。忽然，外面有人叫道：“鲍书记，快来，这里出事了”。人群轰了一下，都朝外边望。

听说鲍书记来了，武子星的头脑一下清醒了几分。他赶紧迎了出去，凶神般的脸色顿时变得笑容可掬。可是当他的目光一接触到鲍书记时，他立即愣住了。眼前的鲍书记，打着赤脚，满是泥巴，裤管卷过膝盖，衣袖挽得老高，帮几个社员推着一辆满载稻谷的手推车。

原来，鲍书记根本不愿意惊动公社、大队，想悄悄地来到赵家村，和社员们见见面，叙叙情。中饭嘛，就在福昌老汉家吃。在那难忘的岁月里，他和这里勤劳朴实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，尤其忘不了正直勇敢的福昌老汉。上午，当他的汽车驶入离村最远的二队田地，看到社员们正在割稻，迫切盼见的深情驱使他停下车子，来到社员中间，互相欢言道情。他关切地询问了收种进度。他深知这里平原地区“双夏”，劳动力十分紧张。看看表，离吃午饭还有将近二个小时，就不顾大家劝阻，和驾驶员小沈一起，跟着大伙割起稻来。刚才，他见村口民兵，一问才知还是专为他站的岗，不由对武子星这做法十分恼火，现在一见表子上的情景，心里明白了几分。武子星忙拉过一条椅子，脸上堆着很不自然的笑容，嗫嚅着：“鲍书记，您，您累了吧！快坐，快坐！歇息”。福昌老汉别转着脸，故意不看鲍书记一眼。鲍书记察觉了，走到福昌老汉面前，亲切而又风趣地说：“老哥，我们这么多年不见，你拿这样难看脸色迎接我？”

“当大官了，惹不起”。福昌老汉沉着脸冷冷地说。

武子星找住了话柄，指着福昌老汉，向鲍书记告起状

来：“鲍书记，您看，他就是这种态度。刚才，他还骂您是——骂您呢！”

“骂我什么？”

“骂您是——是国民党”。

“嗨！你气还不小呢！”鲍书记笑着问福昌老汉：“老哥，我这个共产党员，啥时成了国民党啦！”

福昌老汉轻蔑地“哼”了一声，不予答理。可是他那看着地上的眼睛，突然发现了面前那双沾有泥巴的赤脚，心里不由得一震。他奇疑的目光顺着那双赤脚，慢慢地从高卷起的裤管，带有泥迹的灰色衬衣，往上移动。他看到了那张熟悉的，还是那样亲切的笑脸。呵！脸上的皱纹更密了，两鬓已经完全斑白。他盯着鲍书记好一会，颤着身子站起，紧紧抓住鲍书记的手，歉疚地说：“老鲍，我老福昌错怪你了。”鲍书记爽朗地大笑起来，引起了屋里一阵欢畅的笑声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鲍书记又一次拿询问的目光看了看屋里的每一个人，然后将目光落在武子星脸上。武子星嘴巴一张一张，就是说不出声来，他装出来的尴尬的笑脸，倒更象是在哭。福昌老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又坐到凳子上。还是由大年讲述了事情的经过。

鲍书记听着听着，脸色渐渐地严峻得可怕，嘴角的肌肉在微微抽动，愤慨地说：“看来，你武子星连什么叫共产党干部，什么是国民党官老爷都不懂。”

人们也愤怒地指责开了：

“他这作风，完全是国民党一套。”

“到处吃白食，喝人民血的东西。”